

我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教过的L君忽然和我联系,说他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希望我为之写个序“以壮行色”。

一般说来,我会较为轻易答应报刊等媒体的约稿,但不会轻易答应为人写序。因为不好意思。你想,人家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写出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而自己涂抹的一两千字大模大样率先显摆,多不好意思啊!此其一。其二,作者和出版社找我写序,目的之一,想必是指望书能多卖几本。而结果呢,少卖几本亦未可知——毕竟我不是大熊猫不是金元宝,不可能世间所有人看见我就眉开眼笑,没准哪位

被唤醒的感动

林少华

瞥见“林少华”三个字就哀声叹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序不好写。凡写东西,都要有感而发,写序更要有感而发。而要有感而发,势必把作者传来的电子版大作看完。看完还要找出角度找出亮点,抓耳挠腮,搜肠刮肚,觉都睡不安稳。但凡事总有例外,L君要的这篇序,不出一天我就答应下来。原因说简单也简单:记忆深处缓缓泛起三十八年前一个男生送我远行的身影。

三十八年前?我翻箱倒柜搜出当年的日记:“1987年10月15日”。那天早上我在广州站乘绿皮火车去北京,预定在北京培训一周后赴日进修一年。L君和几个女生一大早就把第一次出国的我送上月台。车开动了,L君还紧跑几步朝我挥手告别——他的身影就那样定格在我的心底。

在我四十多年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所教学生送我远行的,只有两次。一次就是L君他们送我出国。另一次,是几个日本女孩送我回国。那是二十九年前的1996年4月,在长崎一所大学任教三年即将回国的我刚走进机场候机厅,我作为“非常勤”(兼职教师)教过的一所商业高中八名身穿藏青色裙装校服的女生忽地一下子围了上来——她们的笑脸和身影同样在我的心底定格。

是的,仅仅两次,两次定格。跨越时间:三十八年、二十九年。跨越空间:广东,山东,日本,中国。这当然是因为感动。L君他们是我暨大时代早期教的日语学生,转年十月回国时,他们都要毕业离校。我不会再教他们,他们也无需找我指导毕业论文和求我介绍工作。日本学生更不用说,机场匆匆一别,从此天各一方。也就是说,两次送行都不含有功利性杂质,纯粹出于内心自然萌生的感情、真情。你能想象L君是为了为了三十八年后求我写序而特意跑到月台送行的吗?悠悠万事,茫茫人海,唯真情让人感动。不过说实在话,对这种感动我也并非时时记起。所谓定格,也可说是早已被岁月的流沙裹在心间某个地方长眠不醒,而L君的联系把它唤醒过来。

说巧也巧,L君的联系不但唤醒了我去往日的感动,而且给我带来了新的感动。这本书的特邀编辑M君和L君当年是同班同学。L君告诉我,M君是我的“粉丝”,除了跟踪我的微博,还看我的散文。怕我不信,同时传来M君的几页读书笔记。其中一页抄写了这样几句话:“记住,无论碰上怎样的阻碍都要咬紧牙关扛住,都要不屈不挠地跨过去。人性的光点,并不闪烁在花前月下,而闪烁在凄风苦雨四面楚歌之中。”你说,几十年前教的班级至今仍看我的书并抄录书中句子的女生能有几人呢?据我所知,仅此一人,想不感动都不可能。与此同时,另一种感动也刹那间苏醒过来。M君是从澳门来的“港澳生”,文静,优雅,内向,听课特别认真,白皙的面庞不时漾出腼腆的笑意,仿佛在说老师只管讲好了,讲什么都愿意听。而那正是一个年轻老师分外渴求的鼓励和感动。正是这种双重感动使我超越了开头所说的“不好意思”,更忘了写稿的辛劳,于是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写着写着,眼前又不期然浮现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暨南大学、暨南园。挺拔的棕榈树摇曳生姿,灿烂的紫荆花如彩蝶满树,美人蕉红红火火,三角梅蓬蓬勃勃,湖光明媚,曲径通幽。教他和她时我读研毕业没几年,师生年纪相差不是很大,学生正值青葱岁月,我仍苦度“青椒”时光。不意四十年稍纵即逝。“最是人间留不住,红颜辞镜花辞树。”学生开始老了,我已经老了。所幸已经老了的我们仍以感动——被唤醒的感动和新的感动为动力蹒跚前行,游目骋怀,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已至。



臭的作用是相对于香而言的,只有臭才能显示出香肆无忌惮的力量。1961年山西晋中榆次李什坊生产队有一个十六岁的积粪姑娘,她叫闫二变。1960年的年关,二变的爹闫五则从生产队领回来一项任务:快过春节了,人们自然要改善生活,吃得好产生的粪蛋子质量就高,在这个时候去积粪不啻是一个大丰收,闫五则想。

回到家,闫二变问:开的什么会呀,爹?闫五则说:积粪会。女儿:啊。积粪还要开会?闫五则说:不开会不能统一思想。闫五则进一步说:一颗粪蛋一颗粮,没有粪蛋粮不长。城市里人吃得好,产粪多,爹明天就趁这个正月天去城市积粪。

爹,你要领我一块儿去,去看一看大地方,踩一踩大码头。

腊月二十六闫二变和爹拉了粪桶进了太原城。先是找了地方住下,讲明白自己是乡下人来给队上积粪,积了粪满院子有臭味,要不嫌弃就租下了?房东是一位老太太,看父女俩大腊月天来给生产队积粪,受了感动要他们父女俩住下了。

正月天掏粪,一些城

市人就张了口骂:种地人进城掏粪,也不看个时尚,搞得一正月天都是臭气熏天。闫二变看不到城市里人的好处还受了一肚子委屈,夜里躺在被窝里偷着哭。闫五则把手放在女儿的被子上说:妮妮家有啥可哭?咱身后有生产队这个大靠山你怕他们啥了?!

闫二变说:城里人吃粮食,就不知道粮食是粪养的!闫五则说:闺女可算是说好了,城里人不懂事理,我妮也不懂!你可是高小毕业的青年啊!不闻大粪臭,哪得粮食香。

闫二变把头伸出被窝,表示了要听爹的话,知道了香从臭中来的道理,心里想那些城里人都是一些香臭不分的家伙,不值得为他们生气。

春风拂面的季节,天不明闫二变就起床做饭了,吃完饭拉上粪桶去掏茅粪,闫五则掏男茅房,她掏女茅房,掏完后一车一车运到住地,搅匀摊好,晒干后再垛起来。时间长了,方圆的人都知道附近有父女俩来城市积粪了,上学的大孩子有人觉得闫二变是有伟大理想的人,有的就把家里的小人

粪土香

葛水平

书送给闫二变看,有《小英雄雨来》《鸡毛信》《海鸥崖》等,尤其是后来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男同学送给她一本《山乡巨变》,让闫二变大开眼界,更坚定了自己为李什坊生产队积粪的信心。闫二变朝瞅暮瞧,总怕自己一身的粪气污染了小人书,要洗几遍手才要翻看着,并不时回忆给她书时的情景:冬天蕴含在土壤中的养分,通过躯干散向枝条,向天空输送精神。那是一个向晚的黄昏,瘦高个男生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闫二变租住的院子里,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学生,女学生两条油黑的大辫子在胸前挂着,一双眼睛不大却水汪汪的,闫二变在她面前显得很不自在。看到那女学生两只手不时地在鼻子前扇。瘦高个的男同学显然是想让她知道社会上还有闫二变这样的女孩,不能仰仗了自己的小姐脾气,看看有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吧!女学生瞪着眼睛看闫二变,一步一



傍晚走在路上,身上仍像罩着一个火球,那是去年盛夏某天,四十度的高温,让人晕晕乎乎,我刚从医院出来,准备乘车回家。

车站旁,已聚了不少候车人。忽然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啥人来帮帮我,搀我一把下来……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沿街一家大商场门口,准备下台阶。这家店往下走到人行道有五六个台阶。老太太一只脚立在平台上,一只脚已跨下一个台阶,张开两只手摇摇摆摆再不敢挪步。见有人目光朝向她,老人家放大声音又叫了起来:“谢谢你们,啥人来帮帮我,我不敢下来呀……”

我走了过去,为稳妥些,我对着她侧面,左手托住她腰,让她把右手搭在我左肩膀上,我再用右手搀着她的左手,一步一步慢慢下来。我有些奇怪,问她刚才是怎么上来的。她说上台阶是自己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到店里去兜了一下后,出来脚软了,下台阶却不敢了。

问她这么热的天怎么一个人出来呢。她打开话匣子:我是到对过医院里去看我一个老姐妹,我们是一个厂里几十年的好姐妹,她住医院蛮多日脚了,不晓得现在情况怎样,我不放心一直想去看她,这次见了一面说不定也是最后一

面了。我说我可以叫家里小辈陪你去或代你去看望她的。

哎哟,讲过了,答应是答应的,但他们也很忙,总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求他们一点事情真难啊,今天我只好瞒着他们偷偷出来,总算见了一面。

哦,你这么大年纪一个人出来不安全啊,万一摔跤了,自己吃苦头也给家里人添麻烦啊,以后不能再这样啊。我叮嘱她。问她家住哪里远不远,她说前面路口拐个弯就到了。

目送她走远,我要等的车也来了。我跟着大家进车厢,跨第二个台阶时一脚踏空,一个趔趄歪在旁边人身上。说时迟那时快,几只手同时拽住我,拉的拉,托的托,把我搀扶到座位上。我已是一身大汗虚脱样,坐定下来想起刚才搀扶老人开始后怕。一早赶往医院病房里陪护了老妈一整天,午饭也没怎么吃,人已筋疲力尽,自己腰也不好,搀扶老太太像是用了洪荒之力,万一力所不逮没搀扶好致使老人摔倒或两个人同时跌倒,这可如何是好?

但是,所谓做好事,解人一时之难,往往大多是出于本能,事前并不会考虑很多。我很庆幸自己成功搀扶了老人一把,帮她平安走下来,也庆幸自己被陌生的乘客搀扶了一把,没有摔倒在地。

搀一把

徐慧芬

步的往后退。闫二变好久都没有照过镜子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底气不足的样子。自己身后可站着李什坊村的全体农民呢,怎么就底气不壮了呢?木木地站着有一会儿,女学生憋不住了松开手“哇”一声开始呕吐,瘦高个男学生丢开对方的手时,女学生站起来跑了。瘦高个并没有去追对方,拉住闫二变的手说:“谁嫌粪臭,那是他的思想不对”讲完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小人书《山乡巨变》放到闫二变手里扭身走了。

闫二变的手第一次叫男人拉,拉得紧,心无端泛出了春潮,粪也没顾得上搅拌,站着一直看见了爹掏粪回来。爹说,你迷瞪啥呢?她的脑海里一片光明,思维却断断续续的,一夜里山乡巨变和李什坊村搅和在一起分不清画中的是人间还是人间在画中。爹早上起来喊她吃饭才打断了梦境。

1961年闫二变和她爹为榆次市什贴公社李坊生产队积粪二十五万斤。返乡的日子说到就到了,队里还是三辆马车,前前后后装得和小山一样,拉了一星期,最后一趟闫五则和闫二变收拾停当也随了车返乡。马车浩浩荡荡穿越太原城迎泽大街,闫二变坐在马车的前帮上,两只脚时不时地扫一下马路,数着路两边的电线杆上的电灯,胶皮轮胎碾在柏油路上的声音很怪,像狗馋食了的怪叫。早晨通体透明,一路上的粪香味儿弥漫在太原城的上空,有早起的人闻了半天,感觉像南方的茉莉花

香的味儿。香从臭中生,它不仅是一个反比问题,还应是一种平衡心理的重要链环,可以说是质朴到了极致。从世俗的眼光看它更是道出了生活的真谛,生活是以什么作底呢?当然是殷实富裕的经济啦,富裕的生活让人们大饱口福,大做文章,吃得越好,产生的粪蛋子越臭,吃得越好,粪蛋子的营养越高。富裕的生活又让人们对土地产生了纯粹的希望,渴望粪蛋子肥美丰润的臭来酿造淡密疏郁的香。那样,生长的粮食才叫粮食。当臭悄悄地被黄土下富集根系的海绵体吸收时,我们的粮食就借了粪蛋子的光长得活色生香。如今,粮食的肥料在走一条白色工业化道路,我们的农民也已经很少用泛着陶一般沉稳色彩的粪蛋子了。

多年后,我读茨威格的文章,他写道:“所有生活的安定和次序最高成就的获得都是以放弃为代价。”我们放弃了粪蛋子,事实上我们放弃了健康。

闫二变常说:“谁嫌粪臭,那是他的思想不对。”倘若我们的思想对头,那么谁还有心思来为我们收获粘了粪蛋子的粮食!

苏州裕新记面馆

华振鹤

过桥压面喜初尝,
甘脂新留齿颊香。
应是百年方铸得,
赢来满店笑声长。



二云影 (中国画) 龚星宇

塞到新环境给你彻底的“自由和尊重”,留下你自己在源化背景的真空泡泡里。

埃琳娜占据了去年一整个夏天,溢到了秋天和一点点冬天。一年后的现在,我对她的想念,喜欢和感激还是没有减弱半分。尽管,我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可以每周都和她一起吃午餐,遇见困难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敲开那扇漏出一点缝,总是有一个温暖的微笑在等待着我的门,我可能再也不会知道周末她是否和儿子一起外出购物,采购了些什么,她家的苹果是不是又多到吃不完,或者是她们家花园里有没有再次迎来小鹿。

可是,我想,我还会一直这么这么喜欢她,连同那个苹果和肉桂卷弥漫的,日光慷慨的夏天。

十日谈

那年夏天

责编:殷健灵

“你也想要一只蝉吗?”请看明日本栏。

的桌子上)。

金妮,你想不想去于默尔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默尔在瑞典很北部,那里夏天的太阳不会落下。

金妮,瑞典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书籍真的是棒极了!你有空一定要去看一看。

金妮,或许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去皇家图书馆?

金妮,学校后面的自然博物馆你去过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恐龙,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一起去。

金妮,对不起我周一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饭了,我要去市中心开会。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安全感的爱,当你处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人一直在边界处用着恰到好处的节奏带你慢慢融入这个新世界,而不是直接把你

故事溢出夏天

徐芊芊

埃琳娜的办公室在三楼,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从埃琳娜的办公室到我的办公室需要穿过三道门,下21级台阶,刷两次卡,再打开四道门。这么繁复的路,有一天她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当她的身影第三次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们两个开始不约而同地笑作一团。她说她就是想告诉我哥德堡书展她和白希娜的活动时间。她总是会过来询问我的意见或者跟我确认一些信息,像是瑞典夏天阳光一般的慷慨与温暖。

金妮,你知道吗?很快就是我们瑞典的肉桂卷节了,瑞典人很喜欢吃这种小面包,我带过来给你尝一尝。她叫我金妮。

金妮,你会介意吃一点苹果吗?我们家院子里的苹果树今年超级大丰收(第二天一整袋散发着香气的红苹果和被阳光烘烤的蓬松的留言条出现在我